

詩人婦

人生在線

一位極富才華、前景看好的詩人英年早逝，頗令諸詩友震驚，更令我悲哀。他的紀念集子印出時，我正處於妻患頑疾繼而去世的巨大悲痛中，遲至近日纔仔細讀。本欲略慰悲懷，孰料讀後卻更多傷感。

這位青年詩友姓張，詩友們都叫他小張，生前為山區中學教師，工資一直較低，家境自難富裕。他的妻子要他多多掙錢，他卻只愛看書作詩，這便決定了愛情的悲劇。多次吵鬧後，妻子丟下兩個年幼的孩子出走，後更離婚。小張困苦狼狽中，不幸患病，一次借酒澆愁，竟致病情加劇而逝世。

古人云「詩窮而後工」，更云「詩能窮人」。詩在唐代於詩人還有些用處，後世便越來越不值錢，元代山右詩人房暉即嘆云：「湖邊欲買三間屋，問遍人家不要詩。」到了如今，詩更是不值錢，培養孩子學音樂學書法學繪畫已成風氣，而鮮聞有培養孩子學作詩的，即是明證。如果小張所追求的不是詩，而是做官，哪怕當個小科長，那麼家庭狀況必是另一番景象，妻子也就不會離他而去了。其實小張有著從政的便利條件，但他不肯稍改變自己，真所謂「可憐天性不由人」。他之愛詩，不知究竟是幸，還是不幸。

小張的悲劇，雖說有社會的原因，有他自身的原因，但妻子的離去，無疑為重要原因。我總覺得，如果小張的妻子能與他難題度日一路相伴，他清苦中仍可讀書作詩，無疑將會成為一代名詩人。詩人可以沒有錢，這個時代卻不能沒有詩。

由小張的不幸，使我想到詩人之妻。所以寫下《詩人婦》之題，是因吾妻去世後大詩人陳永正所輓之聯有「幸作詩人婦」語，何永正所輓之聯亦有「甘嫁詩人」語。其實我並算不得什麼詩人，愛好者而已。我當年的境況，同小張比起來則差遠了。我能一直愛詩作詩，不能不感謝同我患難與共的妻子。吾妻傅西西，四十多年來跟我吃盡了苦頭，卻從不反對我學詩作詩。回想起與妻共度過的艱難歲月，真是感慨萬千。尤其是他上大學那幾年，兩個孩子也已上小學，她一個柔弱女子，負起家庭重擔，供三個學生讀書，需要多麼堅強的毅力。在生產隊勞苦一年，年終分不到一分錢反倒欠款莫要說起，最要命的是糧食不夠吃。那次我放假回家，見面先問囤裡還有多少糧，妻無語而禁不住淚下，原來分的糧食太少，就沒值當往囤裡放。我一陣鼻酸，半天說不出話來，不知妻帶著兩個孩子是如何度日的，真後悔自己鬼迷心竅去上什麼大學！後來分了地，總算可以吃飽肚子了，孰料對妻來說卻更艱難。一個女人在家種地，不說各種各樣總也幹不完的地裡活，只家中餵牲口養豬和紡織縫衣等活，便夠勞累。妻所經歷的艱難和辛酸真是無法想像。便是後來一家進了城，生活仍一直艱難。作為「老三屆」畢業生，我負擔甚重工資卻低，作詩又是只賠不賺的買賣，一家主要靠妻勤勞節儉，艱難度日。所以我贈妻或悼亡詩有「價銀煩難少敘句，艱辛勞苦幾曾辭」句，更云「昔嘗百事賴撐持」、「最是功在在一起」，均為毫不誇張的真實寫照。如今想來，妻若不肯吃苦耐勞、全力支持這個家，而整日嘮叨埋怨，要我也去設法掙錢，我哪能靜心讀書從容作詩。更不要說妻受不了苦，丟下兩個孩子離我而去。每思至此，真不知該如何感謝我親愛的妻子。妻不但從不嫌我不會賺錢，不怪我總花錢買書，而且喜歡我作詩。所以我每有新作總是先給妻看，一為讓妻開心，二是妻常為我挑毛病、指出不滿意處。

拙詩集《南窗吟稿》出版時，我曾於後記講到「詩每成妻為第一讀者多所嗤笑吹求而令再改」，深表感謝。同時出版的《南窗雜考》後記亦云：「對多年來吃苦受累而支持我讀書的妻子，表示特別感謝。」孰料二書出版沒多久，妻便查出大病，一病不起，真教人肝腸寸斷痛不欲生。我雖無小張那樣的才氣，但有一個好妻子，實乃人生之幸。因妻喜歡我作詩，病中曾多次翻看拙詩集，我便在妻骨灰旁擺放了一本，希望妻在天之靈多些歡欣。妻在世時因我而受了太多的苦，我卻沒能給妻較優越的生活環境，沒能保護好妻的健康，使她過早地離開了人世，真是悔恨不已！每想起這些，總教人傷痛萬分，覺此生實在欠妻太多了。陳永正教授的輓聯，其實應作「不幸作詩人婦」。

世事無常，人生難料，不能有同甘共苦以沫相濡之妻的小張去了，與我同舟共濟艱苦備嘗的妻也去了。再多的懷念和傷痛，都無濟於事無可挽回，逝者長已矣。今感於小張之不幸和我之幸而寫下這些文字，末了只想對天下所有詩人的妻子問一聲好，致以深深的敬意！

飲食男女

張松

風靡全國的四川名菜夫妻肺片，相信大多數人都不陌生吧。可又有誰知道，早期的夫妻肺片還有一個名字叫「兩頭望」。夫妻肺片出現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郭朝華、張田政夫婦在成都一個街邊小攤賣麻辣肺片，因色香味俱美，引來衆多好吃嘴的追捧，漸漸傳了開來。隨着夫妻肺片的名氣越來越大，不少愛「面子」的好吃嘴也趨之若鶩。可坐在街攤上吃不是太有「面子」的事，於是，這些好吃嘴往往是先向兩頭望一望，視線所及內沒有熟人後，再動筷子，

我追求達到「腹有詩書氣自華」的人生境界。退休前，我學會了使用電腦。現在，我除了閱讀家中自費訂閱的報紙，還經常能夠在網上閱讀，新聞天天看；女兒又推薦我上網看電子書（也可下載後看）。現在的我，更多地關心養生、健康內容。我願意生活得健康快樂，因為讀書是防止老年癡呆的有力武器。我願書伴隨我一生，因為我喜歡書香沁我心！

馬上就是復活節了，有一天吃午飯的時候，女兒不知怎地說起了「耶和華的證人」，說這些人什麼節都不過，甚至連生日都不慶祝，這樣過日子多沒意思，這時兒子插話說：「我們過一輩子的節，到最後發現根本就沒有上帝，那我們這些節都不過了。」我哈哈大笑起來，實在佩服服兒子敢於質疑的勇氣——質疑是產生自己的觀點的第一步。信仰問題屬於哲學範疇，更是存在學的根基，對這個命題的解釋，關係着人的世界觀和與其相對應的方法論，這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對此我還沒有為自己找到成形的答案，所以，我只能繼續上下而求索。

信與不信之間

文化經緯

縱觀世界上的大致，不管他們將這個神明稱作「耶和華」、「上帝」、「真主」或是「佛祖」，對世界好像有不同的解釋，但是仔細看來，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本體上並不彼此矛盾或是相悖，虔誠的信徒會自覺地與人為善、慈悲為懷，從這一點上說，我覺得人如果能有一個真誠的信仰，不管是信仰神還是信仰某個主義，對自己的人生、對人類的社會生活都會有好處。話雖這麼說，讓我認真地去接受一門宗教卻還是有點難度的。也許是因為自由而選了，不喜歡受束縛，總之我對教會一類的宗教組織敬而遠之，當然，其中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宗教或許神聖，但是人不再輝煌的教堂或廟宇都是人造的，華麗莊嚴的主教道袍下披蓋着的也不過是個人而已；古往今來，因為宗教而發生的征戰不計其數，以信仰的名義而荼毒衆生者更是不乏其人，這些都是信仰本身的錯誤，而是出於人性的弱點或是人對其信仰的誤解、極端甚至濫用。

林中南

我從小受的是唯物主義的教育，卻不是堅定的無神論者，雖然我的檔案中「宗教」那一欄至今填寫的都是「無」，我的心卻在信與不信之間徘徊。和這個世界上很多很多沒有明確宗教信仰的人一樣，我總是覺得冥冥之中是有神明在主宰着這個世界，至於這個神明到底是什麼形式存在，又是以什麼方式運轉萬物衆生，我作為人類的一員很難獲知，因為人的思維和意識以及對事物的認知都有局限性，人可以發現和找到各種自然規律，但對這些規律的起源卻無從知曉，就如牛頓所說：「引力解釋了行星的運動，但卻不能解釋是誰行星運動起來的。」

讀沈從文家書

肖飛

燈下集

在中國三十年代的作品，尤其是「牧歌」式小說《邊城》和許多類似《湘行散記》式的散文及隨筆。那種行文的低調和質樸，平凡寧靜中難以抹去的寂寞和「淡淡的淒涼」，總是可以將文學的意境直逼我的內心，激起對生命的珍愛。但正是這樣一位熱愛生命的作家，命運中卻總是充滿了悲情，特別是他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文革」的離亂更是不堪。最近去書店，看到新星出版社去年十二月新出的《沈從文家書（一九六六——一九七六）》，便毫不猶豫地買來閱讀，我想從中感受作家離亂期的鬱慮深憂。

在那個充滿浩劫的年代，作家寫作的權利被剝奪，這相當於剝奪了生命的權利，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寫信，將他的文學才華融入到一封封的家書之中，只有家書才可以隱約地表達他心中的塊壘，因為家人不會出賣他。十年時間裡，沈從文共寫下八十三封家書，每封都是那麼地情真意切，真的是「家書抵萬金」。

沈從文的第一封家書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從北京的社會主義學院發給在湖南鳳凰老家的大哥沈雲龍。在信中，他告訴大哥，剛成家不久才做上父親的次子沈虎雛和妻子，以及「只有一歲多的孩子」沈紅調往四川自貢工作，這是這個大家庭的第一次大離別，從文字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到他欲言又止的淒楚。他已經敏感地覺出國家的變化，他在信中和大哥說，「今後有許多事變化必十分大，你手邊若還有點點錢，可決不要隨意花去。我們或許有一天會兩手空着回到家鄉的。」並說，「社會變化大，變化大，我等已完全成為過時沉渣、浮瀾，十分輕微渺小之至，小不謹慎

，即成碎粉。」信中，他把家事和國事緊緊地聯繫到了一起，深感等待着他的將是更大的困境和不測。之後近一年時間裡，沈從文每個月都給遠在自貢的次子一家發去一封長信，充滿了想念之情，可見對親人的牽掛是何等地強烈。接着，視如親生的侄女沈朝慧因戶口註銷，也開始流徙，身邊的親人一個個在遠去，沈從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獨。

一九六九年秋天，妻子張兆和下放湖北咸寧「五七幹校」，這是對沈從文最大的一次打擊，他在給大哥的信中說，「自己將恢復四十五年前獨自生活」，「要好好活下去，戰勝一切困難」。他連續給妻子寫信，談自己，談北京的混亂，談他們共同的牽掛。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去信的開頭寫道，「市面十分清靜，一切如平時。故宮景山前街一帶，木葉明黃十分好看。完全不像有什麼事故發生，事實上社會卻在大變化。」這是一種抒情的筆調，但其中卻夾裹着過多的哀怨和對國事的憂愁。在張兆和下放三個月後，沈從文自己也被疏散到幹校，這是這個家庭的第二次大離別。

在幹校的日子裡，七十多歲的沈從文受盡無休止的批鬥，心臟病、高血壓隨時會奪去他的生命，可他每天還要到鄉間勞動，看鴨子、掃女廁、看菜園。一位文學巨匠淪為打掃女廁者，其辱之大，可想而知。一次，他指着住處附近火葬場高高的煙囪說：「那是我們每個人的最後歸宿」，其情悲極。儘管如此，在他寫給妻子的信中卻隻字不提心中的痛苦，即便孤零零地躺在幹校的病榻之上，也總是用一種輕描淡寫的語言搪塞過去，他不能再給遠處離散的親人一點精神的負擔。

「文革」十年，書信成為這位思想大師留給我們最為豐富的精神財富。建國後，沈從文再沒有進行過

災難的價值

牧歸（攝影）

楊紅

流沙

文化什錦

麗江新城「黑山羊一條街」的對面，有條小街，街邊林林總總的都是私人旅舍。我下榻的旅舍有四層，下面開有一家小超市，我竟在超市發現了「天堂傘」、「西湖藕粉」，數千里之外發現家鄉商品，備感親切。

我與店中一中年婦女攀談起來，中年婦女很健談，普通話講得非常標準，她說自己是納西族，我有些不信，不是說納西族女人又黑又胖，像她這樣瘦瘦的，白白的，怎麼會是納西族？

她說自己是玉龍縣人，從小種地，很苦，一年當中大約有一兩個月間吃不飽飯。我說那肯定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她說不是的，是八九十年代。我就非常奇怪，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怎麼可能有吃不飽飯的農民？

她說，如果你不相信，現在可以走出麗江城，到鄉下去看看，那裡的農民現在仍然過得比較原始的農耕生活，你就可以想像當年是怎樣的情況。麗江人現在生活能好起來，多虧了那場地震，沒有地震，我肯定開不起這家旅舍。

麗江是因為一九九六年的大地震而受外界關注，這是廣為人知的。但現在從一個麗江原住農民的口中說出來，更顯得鮮活而有特別意義。她說，一九九六年二月的地震，她家死了兩口人，房子全塌了，說到此處，她說不下去了，竟然落淚了。

沉默了一會，她說了一句「沒地震，就沒我。」此時有客人進店購物，她走開招呼去了。

一座城市因為一場災難而得到新生，讓人有些「匪夷所思」。當我把「眼球經濟」和「民生經濟」兩個詞匯放在一起掂量時，真是有些尷尬。如果沒有十七年前的那場巨大災難，麗江還會是那個遊人如織的麗江嗎？這裡還會車水馬龍嗎？

當然，我在麗江也聽到不少其他聲音。帶團的導遊告訴我，其實麗江搞新城開發、開旅店酒吧，從事商業經營的，真正的本地人並不多，而是四川人和江浙人。導遊對此是「不滿」的，認為肥水流入外人田，事實上，她並不知道「經濟規律」的殘酷，大量資本湧入麗江，這是許多地方政府夢寐以求的，但一場災難輕輕鬆鬆把資本帶來了，而且是主動流入，這就是災難的價值。這些資本改變着麗江，最終會改變麗江人，給他們帶來好處，雖然有些麗江原住居民仍然不富裕，但資本的陽光終有一天會慢慢普照到他們。

這讓我想起一則軼聞。在西班牙東北部，有一個博哈爾鎮，鎮上有一個教堂，教堂裡有一幅十九世紀創作的耶穌壁畫。由於年久失修，這幅壁畫駭落不堪，掉色了。一位虔誠的教徒八旬的老太太，看到耶穌壁畫如此破敗，於是買來了顏料，認真塗抹了一遍。一件稀世藝術珍品，就因為老太太的好心，毀於一旦。這對博哈爾鎮來說，還是西班牙的文化，都是一個災難。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這場災難讓博哈爾鎮「名聲在外」，許多遊客慕名而來，參觀那座教堂，博哈爾鎮竟然成了西歐的一個旅遊熱點，這讓西班牙人大跌眼鏡。

那位因為「好心」毀了壁畫的老太太，據說患上了焦慮症，但有更多的人認為，不應該訴老太太，而應該向老太太頒發「榮譽居民」證。

災難在這裡變成了一場「談諧劇」。

書香沁我心

汪萍

到書非借不能讀也

到「書非借不能讀也」的真理。我的一個書友當年曾狂妄地說：中外名著我們都讀過了！（後來才發現，書讀的越多，越覺得自己的淺陋，互相推薦和多讀書。）閱讀名著，抄寫名言警句，互相推薦和交換讀書心得，在作文中學以致用……這就是那時我們的活動。我還非常喜歡讀一些科幻小說，讀偵探小說如《福爾摩斯探案》等，讀反映蘇聯國戰爭英雄和克格勃的書……當然，「文革」中所讀的《英雄》、《毛主席語錄》等，因為要求背誦，所以讀得認真，記得很牢，直到今天還忘不了。讀書多，為我後來的寫作帶來好處。

七十年代以後，因為讀了師範當了中學語文教師，所讀的書報就比較功利了：所讀的內容以教材為主，根據教學需要選擇閱讀內容。因為從小積累了豐富的書報知識，所以教學中運用起來輕車熟路得心應手。有一屆學生，拿《水滸》中的人物號就來考我，見我對答如流，很是驚訝，也因「贏得了學生們的敬佩和信任」。閒暇時，看些有關人生、喜怒哀、趣聞軼事、時尚類的書籍。我追求達到「腹有詩書氣自華」的人生境界。

退休前，我學會了使用電腦。現在，我除了閱讀家中自費訂閱的報紙，還經常能夠在網上閱讀，新聞天天看；女兒又推薦我上網看電子書（也可下載後看）。現在的我，更多地關心養生、健康內容。我願意生活得健康快樂，因為讀書是防止老年癡呆的有力武器。我願書伴隨我一生，因為我喜歡書香沁我心！

